趙超構與《延安一月》

王 鵬

趙超構（一九一〇—一九九二年），浙江省文成縣龍川人，幼年隨父遷居瑞安岷頭，那時文成未建縣屬瑞安，故一直自稱瑞安人。他二十四歲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，二十八歲任《新民報》主筆。

《延安一月》是趙超構採寫的一篇十多萬字的新聞通訊，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三十日起分別在重慶和成都《新民報》連載，曾引起轟動。同年十月十八日，兩地《新民報》刊完後，由該報結集成《延安一月》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，五個月內重印三次，銷量數萬冊。重慶《新華日報》社購兩千冊派人送往延安，毛澤東看後說：「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，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。」周恩來稱之爲「中國記者寫的《西行漫記》」。日本也隨即翻譯出版。這本書，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讀者無疑是衝破新聞封鎖、了解延安、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見而難得的書籍。因此，不久《延安一月》即被國民黨新聞宣傳當局列爲禁書。

《延安一月》的寫作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：一九四四年，日本侵略軍敗局已定。國際反法西斯戰線開始全線反攻，美英同盟軍準備在我國沿海登陸進攻日軍，而國民黨軍卻都在遠離沿海的中西部山區，能夠接應盟軍的只有長期對日作戰的八路軍、新四軍和廣大民兵。同盟軍十分希望中國國共兩黨配合其奪取最後勝利。爲緩和、調整國共關係，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團發起訪問延安的倡議，立時得到中共方面的歡迎，國民黨爲形勢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。中外記者訪問團自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啓程，六月九日到延安，七月二日結束採訪活動。記者團共二十一人，《新民報》派主筆趙超構參加。國民黨當局設置重重限制，把記者團改名爲「參觀團」，明令「只參觀不報道」。而中央社記者則處處擺出壟斷通稿的架勢，途經西安時就逐日發快電，還發了《參觀河防記詳》一文。但到延安後僅發「事畢即赴延安」、「毛澤東設宴歡迎記者團」數字。而趙超構在離開延安後，撰寫了十萬多字的《延安一月》。

陳銘德、張恨水分別爲《延安一月》撰寫了序言。《延安一月》正文二百五十二頁，共分兩大部分，第一部分「西京—延安間」有八篇通訊，敘述記者團從西安經臨潼、潼關、大荔、郃陽，由韓城渡河入晉，經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見聞，並配兩幅木刻；第二部「延安一月」有三十九篇通訊，報道其在延安對各種人物、組織和事件的觀察和採訪，並配十幅木刻（均反映延安生活）。

《延安一月》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，着力介紹延安這塊神奇土地上的群衆與領袖，始終圍繞作者參觀後得出的「新社會的試驗區」這個有敏銳預見的主題。作者以濃墨重彩介紹毛澤東、朱德這兩位風雲人物，同時介紹了周恩來、賀龍、葉劍英、王震、吳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，以及丁玲、艾青、范文瀾、王實味等知名文化人。

《延安一月》也可以說是抗日期間延安的地方志，所介紹的門類亦很齊全：政治類有「新民主主義」、「土地政策」等；經濟類有「關於邊幣」、「變工隊與合作社」等；社會類有「民衆大會」、「延安新女性」等；文化類有「文藝政策」、「戲劇運動」、「魯迅藝術學院一瞥」等。特別是此前重慶謠傳「丁玲、陳波兒被延安整風整死了」，作者對丁玲、陳波兒、王實味等人繪聲繪色的採訪，便是粉碎謠言、澄清事實的有力武器。

時至今日，《延安一月》仍是研究抗戰時期延安情況的重要參考資料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海書店曾再版此書。

來電顯示

徐城北

五年前搬家安裝新電話時，只在選取號碼上用了點心，目的是爲了讓朋友好記。不料從前兩天開始，忽然有人跟我或我的妻子搗亂了——電話鈴聲響亮！我們趕忙拿起，問對方何人。不料無聲。我們放下，少頃電話又響，我們再拿起，再度無聲。當夜又反覆多次，我們不能無動於衷。這是得罪了誰呢？我麼？妻子麼？我倆都是滄海閒人，想得罪別人也沒那個資本呀。如今更退休了，遠離城市中心，更遠離各種權利與金錢，閒來不過動動筆，掙幾個菜錢而已。

但我又是驕傲的。前幾天三聯書店新出的《我與三聯》，寄我一本，因爲其中有我的文章。記得三十年前，母親曾應邀寫過一文，其中提到當初在重慶，當有了第一個兒子（也就是我哥，大我兩歲）時，鄒韜奮曾爬了不短的山路前來探望，與我那小嬰兒的哥哥逗笑了好一陣。最後臨走，又從鼓鼓的公文包中倒出幾十個雞蛋來！母親寫的這個細節讓我動情，不僅懷念我那夭折了的哥哥，也爲韜奮前輩的關切而感動。如今一眨眼，母親去世多年，三聯紀念自己的五十周年了，邀請寫文章的名單中竟然有我了！我翻開書的目錄，發現母親以及幾位碩果僅存的老前輩的名字在最前邊，而我的名字也列在了半中腰。我心驚訝：我哪裡配呢？仔細再看，發現那次序是嚴格按照年齡排定的。於是這一想，立刻覺得肩頭的擔子加重，不能再把時間浪費到無聊的事物中。這樣想過，以後再做閒文也格外用心，往往寫好要先擱置半月，再最後幾經雕琢，才算定稿。也算是有些回報吧，自從今年春節之後，國內重要報刊發我這類文字時，多數都還是發在頭條上的。這或許說明自己有些長進罷。

說過文章之事，再談電話干擾。也實在是不解，我究竟得罪了什麼人？我又能得罪得了任何人呢？如果是文化人的話，他未免也太不自愛了。這樣做無端浪費了時間，您幹點什麼不好呢？

那晚我與妻子決定，拔去電話插頭，一夜無事。第二天剛接上插頭，那邊又響起，我接，問「哪位？」那邊仍不答，我遺憾地放下。與妻子商量過，去電話局補辦了來電顯示。我向電話局服務人員說明原委，問：「如果知道了對方號碼，能幫忙查出他的姓名與住址麼？」對方搖頭：「這是對方的個人資料，一般是不能查也查不到的。如果您實在煩了，就再花二十元，重新設置一個新的座機號碼……」不必。爲了躲一個無聊的人，反而讓好心的朋友費心記新的號碼。不值得。我與妻子決定，每晚睡前拔掉插頭，清晨再重新接上。對我們也沒什麼損失，萬一有朋友眞有急事找我們，打手機好了。

應對完畢，又多了一層考慮：究竟此文什麼時間發表？容許我再三思之。可以設想：我每每睡前拔插頭成爲習慣，思想已無波瀾，而對方則要不時給我們打「不說話」的電話，他思想裡也是不會平靜的，尤其是半夜之中，他還要如此折騰自己？豈不苦乎？豈不無聊乎？

於是決定此文寫完就先放上一放。等兩三個月再發不遲。等那時再試驗一次，如果不拔插頭，看那邊可還有反應。如還有，我則發文。或許他還能看到，這等於讓他看到我們以逸待勞了這一段。對於我們，補辦來電顯示雖然每月增加了五元支出，但好處是更大的，每當接電話的一剎那，都能看到對方的號碼，久而久之，就會培養一個記電話號碼的習慣。寫到這裡，忽然想到母親，她眞是腦子好，當年她當記者，打電話全憑腦子記，她下意識一撥，那邊一接就果然是自己要找的人了。眞是職業精神所致，我輩遠不如矣。

如果今人多在這上頭用用心思，各方面的事業就會飛騰到新的高度。想到這裡，心中的怨尤宣泄殆盡，早變成一片充滿陽光的新天地了。

男班長

陳 旻

半個月前，自部隊轉業至警局工作的昔日戰友佳紅來電話聊天，她頗爲得意地說，因爲工作的便利，她已經在內部網上發現了許多久不聯繫以爲早「在人間蒸發」的戰友的下落，然後，誇下海口，「不論天涯海角，你想找任何人，我都能幫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來。」我當即快速搜索自己最想和哪些「失蹤」多年的人久別重逢。突然，腦海中定格了一個人，我一陣激動，連忙對她說，你找找我們老班長，看看他現在怎麼樣了。佳紅一聽也很興奮，說：「對呀，我怎麼忘了他了?!」隨即對我承諾道「保證完成任務。」

我和佳紅是同一年兵，都是十五歲初中畢業就直接考入軍校。進入軍校後按慣例要進行一個月的軍訓，即在這一個月的軍訓中，我們要完成從老百姓到一名合格軍人的過渡。

當時，在新兵連，我們五十個同齡女孩子被編爲五個班，每班十人。五名從連隊挑選出來的男戰士分別擔任各班班長，而我和佳紅所在一班的班長又是那四名班長的班長，因此，我們班的同學普遍在自我感覺上要高出其他班的人一等。

我們班長姓葛，安徽淮南市人，中等個兒，幹練、挺拔，黝黑的臉上，一雙眼睛靈活閃亮。他是老兵了，那時候應該是二十出頭，正是青春勃發的年齡。至今我還記得，在訓練場上，班長束着腰帶，筆直地站在隊伍前，威嚴地喊着口令，鮮亮的陽光輕輕落在他臉上，好似鍍了一層金，令他整個人散發着夢的光澤。

班長和我們朝夕相處。訓練場上，極爲嚴格，每一個動作都不放過，在野外山坡上練習匍匐前進時，我的胳膊肘都磨破出血了，他仍不允許停下來，苛刻得不近人情，令我們恨得切齒。班務會上，他卻格外的風趣，哪個同學想家了，他準能把你逗樂。行軍路上，班長又是特別的細緻，走着走着，你就會發現，班長身上的負荷越來越多。

強將手下無弱兵，班長那近乎殘酷的訓練方法，令我們的軍事技能、軍人素質迅速提高，快速縮短着從老百姓到合格軍人間的距離。無論是隊列、射擊、行軍、緊急集合，還是平素的作風紀律、內務衛生，我們班都是名列第一。

日復一日，我們和班長已經相處得非常融洽，發現他不僅有着良好的軍人素質，而且幽默風趣，多才多藝，會拉手風琴，愛唱歌，還寫得一手好字。十五歲的年齡正值情竇初開，全班同學都很喜歡他，我想那應該屬於集體暗戀。有意無意，大家開始關注班長的戀愛狀況，有的去向別的班長側面打聽，有的卻忍不住直截了當當面地問他有沒有女朋友。班長總說沒有，他越說「沒有」，我們就越不相信，覺得班長這樣棒的小伙子不可能沒有人喜歡。

爲了弄個明白，一個星期天，我們發起突然襲擊，集體來到班長宿舍，不由分說搶下了他的鑰匙，打開床頭櫃，翻出了他的相冊。班長顯得莫名其妙，但平時習慣了我們的「瘋」勁，也就大方地揮了揮胳臂，「好好好，你們看吧！」

圍着相冊，一下都沒了聲音，我感到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緊張與不安在空氣中悄悄地瀰漫着。一頁頁翻動，一張張細細過目，「這張呆若木雞。」「瞧這張，裝模作樣。」「喲，你們看，這張倒是挺神氣的。」大家指指點點，笑個不停。結果，整本相集只發現一張女性的照片，班長說那是他的母親。合上相冊，不約而同，大家全都鬆了口氣。現在想來，如果那會兒在相冊裡若是眞的發現了班長有女朋友，大家一定會非常惆悵，雖然那時的我們還根本不懂愛情。

多少年以後，班裡一個同學在說到班長時，還壓低嗓子告訴我，當年，趴在地上練習步槍臥姿射擊時，班長挨個檢查我們「三點一線」瞄準是否符合要領，當班長伏在她身邊時，她的心在狂跳。聽了她的敘述，我還暗自抱怨自己遲鈍，「心怎麼就不跳」，雖然那時我也挺喜歡班長。

軍訓一個月後，結束了各項考核，發下帽徽領章，個個興奮無比，我們成爲眞正的軍人了！我們一窩蜂圍住班長，搶着把自己的領章和軍裝遞到班長手中，針線活兒對女孩子來說不是個困難，可我們都覺得這第一副領章應該由班長給我們釘上。

新兵連結束時，我們在火車站與班長告別。那時，與班長難分難捨，大家情緒無法自控，許多人把大半個身子伸出車窗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而班長紅着眼圈，卻笑着一個個叮囑着。火車緩緩啓動，班長在我們的大哭聲中追着火車跑出了好遠，而我們也一直哭到班長奔跑的身軀變成一個小黑點，直至完全消失。

之後，我當了我們班的班長。到了學校，我們全班立即去街上的照相館拍了一張全班合影給班長寄去。很快，就收到了班長的來信。我記得，那是一個中午，我們全班坐在一起，以班務會的形式，非常鄭重地集體閱讀班長的來信。我在全班同學的目光注視下，小心地拆開信封，展開信紙，只讀了一個開頭「一班全體同學：你們好！」「嘩」，淚水立刻模糊了雙眼，我無法繼續，不停抹着潰堤的淚水，把信遞給副班長。副班長雙手接過幾頁信紙，還未開腔，便「哇」地一聲，趴在桌上放聲大哭。後來，我們全班是流着淚傳閱完這封信的。

這是發生在一九八一年九月的事。此後再也沒有見過班長。我印象中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每次洗軍裝時，班裡同學誰都不捨得拆下領口上那副班長親手給釘上的領章。

兩天前，佳紅的電話來了，她告訴我，她仔細找了，結果全淮南市叫班長那個名字的只有兩個人，其中一個是七十年代出生的，顯然不會是班長。另一個年齡、地址都對，但戶籍照片上已經「胖得不成樣子」，根本看不出當年的英俊模樣，但感覺應該就是班長。佳紅遲疑着說，有他家裡的電話，一打就能確認。可是，打不打呢？她說：「你是班長，你定。」

我猶豫了。我不知道當已經被歲月更改得面目全非的班長站在我們面前時，我會不會被雷倒，那些溫馨的記憶會不會在這個已經「胖得不成樣子」的人出現的瞬間徹底崩潰。我無法預測結果，因此拿不定主意。我語氣有點凝重地對佳紅說，千萬別急着打。我要徵求全班的意見，之後再作決定。

男班長在為女兵班作步操示範（陳旻提供）

中國人熱衷過母親節

文佳

中國人越來越熱衷過母親節。一方面，西洋母親節在神州各地大行其道，人們紛紛藉此洋節感念母恩；另一方面，有識之士紛紛呼籲建立中國自己的母親節。

近年來，有人大和政協委員提議將孟母生子日（每年農曆四月初二）設立爲「中華母親節」。山東煙台是「中華母親節」的發起地之一，煙台母親教育中心自二〇〇七年開始連續三年向全國人大建議設立「中華母親節」，並連續三年在農曆四月初二，舉辦慶祝「中華母親節」活動。近日，更有學者倡議將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日設立爲「中國母親節」。

設立中華母親節的呼聲高，有網站和媒體分別進行的兩項調查皆顯示，近七成人支持設立中華母親節。有人認爲，中國人對待老人有孝順、贍養的概念，而西方人沒有，紀念母親是很有必要的，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母親節。

但是，有人認爲：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的美國母親節已經深入中國人心，不必另起爐灶再設立中國母親節。

在中國的母親節還沒有確立之前，西洋母親節早已隨西風東來，成爲國人喜愛的溫馨節日，因爲母親在中國人心目中地位崇高。廣州一項在青少年中開展的調查顯示，九成九的孩子最愛母親。天津婦聯調查發現，六成孩子心裡話最願對母親說。上海的調查則指出，八成四的市民知道母親節這一節日，半數市民曾爲母親過母親節，而在所有慶祝方式中，「送一件禮物」成爲過節的首選。

「給媽媽送什麼禮物？」成爲今年西洋母親節網友熱議的話題。瀏覽內地各大網站論壇和帖吧可見，網友們集思廣益，爲母親們準備了不少新奇的禮物。有人根據母親的星座，設計「送給十二星座母親的母親節禮物」，還有人爲不同類型的母親設計禮物，如：幫「家務型」媽媽煮一餐飯、拖一次地；爲「浪漫型」媽媽舉辦一次家庭燭光晚會；幫「時尚型」媽媽設計一個摩登的形象或買一套時裝送給她。此外，還有人建議和媽媽一起看電影《媽媽再愛我一次》。而最煽情的禮物則是給媽媽寫「情書」傾訴愛母之情，最可貴的禮物是爲離異或喪夫的母親找個伴……

中國人感念母恩，已不僅限於母親節。近年來，各地常年頻繁地開展各類感謝母親的活動：河南舞陽縣萬名學子誦讀《增廣賢文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三字經》等經典，感母恩；天津有幼稚園讓小朋友們現場觀看母羊的分娩過程，以感受母親生產的疼痛和辛苦；山東濰坊有學校組織「養成好習慣，眞情報母恩」活動。

隨着傳統文化的復興，愛母孝母之情漸濃。「爲媽媽獻上自釀米酒」、「爲媽媽自製蛋糕」、「爲媽媽按摩」、「爲媽媽織毛衣」等自發的愛母行動愈來愈多。不少孩子日常都願意幫媽媽做家務，但也有調查稱，孩子最煩用「幫媽媽洗腳」、「向媽媽磕頭」的形式謝母恩。

多功能流沙

別人的手機，能拍照、能聽歌、能上網、能遊戲、能導航，我的手機只有兩種功能，接聽電話，收發短信。別人的手機價值上千元，甚至三四千元，我的手機價值一百九十八元，與十多年前工作時的月工資一樣。有朋友說民工的手機都要比我好，我承認。倒不是我買不起好手機，而是覺得這功能繁多的手機對我沒有任何用處，而這一百多元的手機，待機時間超長，信號極好，從來沒有影響過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有朋友說你用這樣的手機太掉價，我不覺得有什麼掉價。我就是不喜歡手機上的那些功能，覺得手機能打電話、接電話就可以了。

還有朋友說我是一個電子時代的「棄兒」，不知道這個數字化時代的精彩。那他就更加錯了。相反，我是電子時代的「沖潮兒」，中國出現多媒體電腦時，我花了一萬多元購了一台；奔三電腦上市時，我把那台五八六電腦淘汰，又換上了奔三電腦。八九年前，市場上少見數碼攝像機，而我動用積蓄到杭州百貨大樓花了一萬多元購了一台，同時又花了兩千多元，買了刻錄機、採集卡、動態影像編輯軟件。MP3問世後，我又花了一千元購了一台「艾利和」，MP4問世後，我又花去一千四百多元。此外，數碼相機、PSP遊戲機、導航儀、雙核筆記本電腦……我是數碼時代的追潮者，對於數碼產品，我不惜代價。

因爲我喜歡。但我對手機，卻沒有任何興趣。而之前，我也有過狂熱的追求，BP機當時只有政府機關的人才有，而我當時在一家工廠上班，腰間也掛了一個BP機。

當時的手機要三四千元一台，我也捨得下手，買來之後只有在城裡能打得通，一到鄉下一點信號也沒有，我也不覺得這錢花得冤。我爲什麼那麼地不喜歡花裡胡哨的手機，因爲我固執地堅持，手機就是用來打電話的。拍照比不過數碼相機，上網比不過電腦，聽歌看電影比不過MP3、MP4，玩遊戲比不過PSP，導航比不過導航儀。多功能手機雖然集合着諸多功能，但對我來說，沒有任何精彩可言。

我是一個手機落伍者，手機商如果遇到我這樣的人，他可能要破產了。這個時代，什麼東西都要多功能，而我非常非常地不喜歡多功能。我太太就經常質疑我，MP4能聽歌又能看電影，爲什麼還要買MP3，我說兩種機器完全不同，MP3播放音樂更專業，MP4放電影也更專業。一個人一旦與專業的產品打過交道，再來玩什麼多功能，你就會索然無味。

但這個時代不是這樣的，產品多功能更好賣，人才多功能更好找工作，大家有意無意地在排斥「專業」，任何人最好是多面手，什麼都懂點，什麼都會點，如果追問一下那些說得頭頭是道的所謂的「雜家」，就會被問得瞠目結舌。

再來看看家長，他們讓孩子學書法、學繪畫、學作文、學鋼琴、學跳舞，眉毛鬍子一把抓，這樣折騰的一個目的就是，千方百計把孩子培養成「多功能產品」。

但我極其堅決地反對多功能，我只喜歡「專業」。

不要拿「裸奔」忽悠觀衆

汪金友

中國有句成語，叫「得意忘形」。這些日子，電影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劇組可能就是因爲太得意了，所以才放出要「裸奔」的話來。五月一日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劇組在和記者共進午餐時，導演陸川突然報料，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韓三平，對《南京！南京！》非常看好，在影片上映前就放出豪言：「票房過了一億元，我就去黃浦江裸奔。」並和陸川約定：「如果票房超過一點五億，陸川也要跟着去車墩裸奔。」

眞讓人悲哀，作爲一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、一個名導演，怎麼連這點常識都不懂。即便你自己不知恥辱，敢於光着屁股在大街上奔跑，但國家的法律允許嗎？沿途的群衆答應嗎？我相信，不超一分鐘，準有人衝上去，把他倆按倒在地。然後裹上衣服，扭送到派出所或精神病院。

爲了推銷自己的影片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劇組想出了不少的招數。其中用的最多的一招，就是講「自己如何把自己弄哭」。導演陸川說：「電影我都看了一萬多遍了，但到劉燁被槍殺那一段，隨時看隨時還會哭。」主演范偉說：「拍完之後我看了這個片子，哭了幾次呢。等上映的時候還要去看。」一部連導演和演員都會看哭的電影，還不值得一看嗎？那就趕快掏錢去買票吧。

《中國青年報》有一篇評論電影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文章，標題是：「藝術觀一流，歷史觀三流」。我雖然還沒有看過這部影片，但我卻完全贊同作者的觀點。因爲該片導演陸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：「這個電影不是在講屈辱，而是在講中國人曾經的榮光。」陸川所說的「榮光」，就是「抵抗」。因爲「在抵抗」，所以「被屠殺」；因爲「被屠殺」，所以「在抵抗」。這樣一推理，「抵抗」豈不成了「被屠殺」的理由？南京確實有抵抗，但日軍所屠殺的，絕大多數是沒有抵抗能力的百姓。無論從哪個角度，南京大屠殺都是中國人的屈辱。

報道中說，當講起要裸奔時，「陸川笑得合不攏嘴」。由此可見，說也是假，哭也是假，通過炒作增加票房收入，擴大自身影響，才是眞正目的。

很多人都在猜測，如果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票房達到了一點五億元人民幣，陸川眞的會去「裸奔」嗎？究竟這是勇敢的「裸奔」，還是瘋狂的「裸奔」？是驕傲的「裸奔」，還是恥辱的「裸奔」？是眞實的「裸奔」，還是虛假的「裸奔」？

誰要對這些答案好奇，誰就眞的上了陸川等人的當了。因爲他們找噱頭造勢的目的，就是把人們忽悠到電影院裡去。